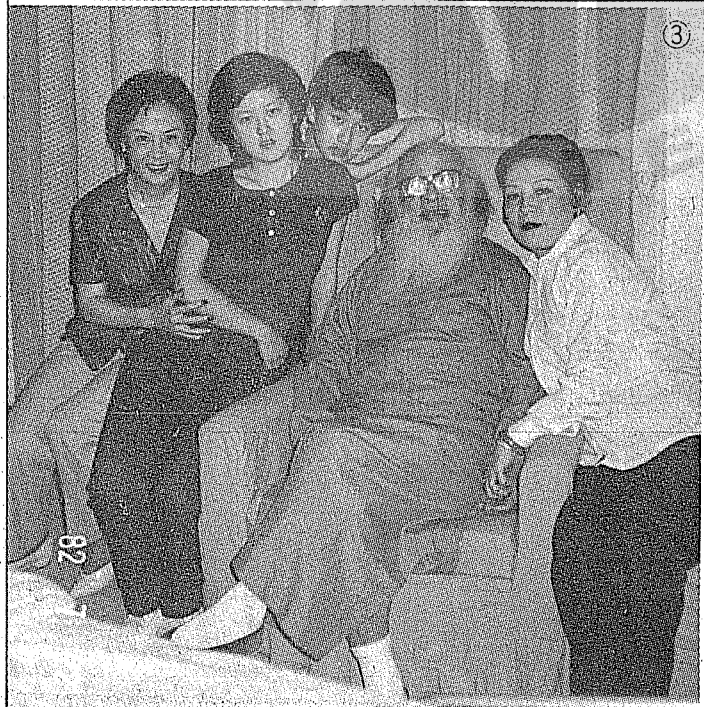


① 故國民大會主席團主席黃卷雲代表(文見131頁)  
② 張大千與夫人在歷史博物館茶座合影  
③ 張大千與夫人及媳孫合影



# 張大千外傳 (十二)

戚宜君

(本文另有插圖刊134頁)

## 看相問卜歷歷不爽

「貴似王侯，貧若白丁」，是命相家彭涵峯對張大千的評語，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似乎不足為奇；但是彭涵峯又說：「別人是右手找錢，左手花掉，而張大千却是右手還未找進來錢財，左手早已花了，一生一世都欠着人家的債。」衡諸張大千的習慣與作風，確實是絲毫不差。

彭涵峯在一次宴會上，語驚四座的指着張大千的鬍子說：「鬍根竄過喉結，恐怕難過知命之年！」「知命」之年就是五十歲，意思是說他活不過五十歲，那時張大千才三十多歲，此事雖言之過早，但在他心中却始終是個抹不掉的陰影。

民國三十七年，張大千五十歲生日那天，懷着戒慎恐懼的心情，躲到成都郊外的昭覺寺去避壽，朋友們追踪到廟裡陪了他一整天；眼看夕陽西沉，暮鴉投林，大家都說這一劫總算過去了，遂乘坐幾輛黃包車回城。張大千坐的那一部在途中，迎面撞上了一輛疾駛的汽車，被凌空拋向路旁，幸而毫髮未損，可憐那個車夫却當場死了，算是作了他的替死鬼。出事時刻，正好是他五十

年前降生的酉時。

民國四十年張大千暫居香港，名相家李栩廠為他推算八字，說他的命格與張之洞頗為類似，兩人都是一代大師、能享高壽、一生嗜好美食、很會享受人生、手無餘錢，事實上兩人確實有許多相同的地方。

有一次張大千急着要向一位日本的收藏家購買一幅古畫，那是黃鶴山樵所繪的「修竹遠山圖」，鞭長莫及，一時頗為躊躇，正在捧着茶杯思索的時候，適巧李栩廠來訪，張大千便以「茶」字，請其測字，看看能否如願。

李栩廠說：

「茶字上面是『萬』字頭，這件東西必然是價值萬金的名貴物品；茶字中間是個『人』字，如果能找到適當的中間人，才可以水到渠成；茶字下面是個『木』字，『木』字拆開又是『十八』兩字，十八日之後當可如願！」

後來果然花了一萬美元，拜託東瀛的朋友幫忙，總算把這幅「修竹遠山圖」弄到手了，前後算來竟然一天不多、一天不少，整整是十八天。

狂塗橫抹，一氣呵成，一股靈秀之氣，加上純熟的技巧，轉瞬之間便使一堆混沌的墨汁與顏料，在畫紙上變成了遠山近水、亭臺樓閣、千峯萬壑、流泉飛瀑、孤帆荒渚、山徑古剎，筆觸是現代的，但意境却是古典的。

特別是張大千畫荷時，一筆荷莖，橫斜出水，真箇是力透紙背，勁道十足，荷葉的迎風鋪水，荷花的輕盈婀娜，彷彿就是滿池荷香綻放在眼前，一朵花中就可以看到一個世界，一片葉子上彷彿就是一個天地。

張大千時常自嘲「畫畫兒」這個行業。他說，年輕時最喜歡為人畫扇子，面積不大，三筆筆就能應付。有一天看見朋友搖着一把新扇頗為自得，於是一把奪過來就要替他畫畫兒，那個朋友立刻向他雙膝跪下，他忙着攙扶道：「畫把扇子費不了多大工夫，何必行此大禮？」朋友不好意思的說：「我不是求你畫，我是求你別畫，不要弄髒了我的扇子啊！」

張大千精於鑑賞是盡人皆知的事，不但一眼就能看出是誰的作品，而且也能分辨出真假來。他說：「真畫假畫不只是看筆觸，重要的是氣韻

，真畫有一股真氣，看起來像是要對你說話似的。有許多古畫上的題款，經常會有掉字或別字出現，往往造成後世的誤會，據以認定那是一幅假畫，其實那才是確確實實的眞畫。」像張大千就經常在題款及題詩上有錯誤，所以有人說：「張大千的畫不脫字、不錯字的才是假的！」

### 蟬頭朝上蝦子六節

畫上的題款及題詩有錯誤出現，已屬司空見慣的事，不足爲奇；而畫面的本身偶而也會有不合邏輯之處。張大千早年在北平時曾畫過一幅「綠柳鳴蟬圖」，一隻鮮活靈動的蟬，伏身在垂柳枝上，呈蟬頭朝下，蟬身朝上的欲飛狀；白石老人齊璜發現不安，悄悄的告訴他說：「蟬在柳枝上攀附，永遠是頭朝上的，不相信你可以仔細去觀察。」

白石老人比張大千年長三十歲，介乎師友之間，對於他的指教自然是敬謹接受，但是心中並未完全折服，待至抗戰期間隱居青城山時，盛夏蟬聲聒耳，舉頭細看，但見滿樹鳴蟬，一隻隻都是頭朝上的，因爲牠的頭重身輕，如果倒過來，就要攀附不穩了，想起白石老人的話，張大千感到既慚愧又感激。

勝利以後再到北平，依舊是冠蓋滿京華，故人皆無恙的情況，張大千往返酬應頗爲得意，有一次徐悲鴻請白石老人及張大千合繪一張畫，當天徐悲鴻夫人廖靜文忙著張羅酒漿，下廚烹飪，這幅畫算是酬答她的辛勞。齊白石意興盪飛的畫了幾片荷葉，點染了兩朵荷花，張大千也興致勃

勃的畫上了幾隻蝦子，這同白石老人又悄悄的把張大千拉到一邊說：「蝦子是六節啊！大小都是一樣，不可少畫一節，亦不可多畫一節！」

張大千事後找到一些蝦子來觀察，果然都是六節，對白石老人「格物致知」的精神，自然是佩服不已。

### 補景題詩惹禍上身

成名的畫家，兩人或數人甚至數十人合繪一幅巨構，以示有志一同的情形屢見不鮮，爲了捧場或示嘉勉，在別人的畫上補景題詩，也多得不勝枚舉，均屬藝壇佳話，張大千亦樂此不疲。

北平是歷史名城，更是文化藝術古都，經常不斷有各種藝術活動及展覽，全國各地成名的畫家，都要跑到北平去磨練、切磋、炫耀及風光一陣子以收名定價。因此在故都的藝文圈子裡，另外形成一個獨特的世界，互相捧場者有之，彼此攻訐，積不相容者亦有之。

有一次于非閣要在中央公園的水榭舉行畫展，拿了一幅「蝴蝶圖」來請張大千補景，他不但思索的繪一仕女執扇作捕蝶狀，並題詩云：

非閣畫蝴蝶，不減馬江香；  
大千補仕女，自比郭清狂；  
若令徐娘見，吹牛兩大王。

當時在故都藝壇頗富盛名的徐燕孫，以專畫仕女享譽，有人便開玩笑的說張大千的題詩，指的就是徐燕孫。徐燕孫信以爲眞，大大的爲之震怒不已，認爲張大千存心侮辱前輩。於是一狀告到官裡，雙方劍拔弩張，場面十分火爆，後來經

過有力人士從中斡旋，方始鳴金收兵。

### 南張北溥合作作畫

「蘆溝橋事變」以前，張大千寓居故都，「南張北溥」的聲名已經十分響亮，兩家都住在「頤和園」中，花晨雨夕，時相過從。當時的溥心畬仍然保持着舊日皇室王爺的架勢，過着呼奴喚婢，錦衣玉食的豪奢生活，一聲送客，馬上有隨從排列兩旁，要是在夜間，各持燈籠，照耀得如同白晝一般。

溥心畬對他的如夫人既愛且畏，一切生活細節都在她的嚴格控制之下，據說溥夫人對張大千特別殷勤，想盡了辦法要他們兩人合作作畫，震於「南張北溥」的聲名，價值自必不凡。本來溥心畬是不喜歡和任何人共同作畫的，因爲他的如夫人堅持，只好和張大千合作了不少畫幅，但是頗工於心計的這位如夫人却一張張的收藏起來，至今未見下落呢！

### 尊師重道終生不移

張大千的老師曾農髯，教誨愛護長達十年之久，時常勉勵他要有「理學」的修養，不能學到「程朱」，也要學到「曾左」。老師對學生不但有「教」而且更有「愛」，當然更要「長幼有序」，因此他說：「一直到今天，凡是我握手言歡的人，決不是我的學生！」

曾農髯的言行中規中矩，從來不曾發脾氣罵人，甚至也未聽過他說過一句刻薄話。只有一次，李梅庵老師有一幅陳搏老祖寫的對聯被康有爲

借去不還，李老師寫信去罵他，曾老師打抱不平，也寫了一封信給康有為云：

伯夷叔齊，聖之「清」者也；孔子，聖之

「時」者也；康有為，聖之「騙」者也。

曾農髯謝世後，張大千屢欲為他舉辦一個遺作展覽，因為曾師的作品散在各地而不易收集，因此始終未能如願。民國十九年在上海看到了曾師的一幅「秋江圖卷」，想起老師昔日不但教他書畫，而且教他做人處事之道的恩惠，不覺熱淚盈眶的題詩云：

此恨綿綿隔湘水，子鶴手持秋江圖；  
乞我題詩書紙尾，婆娑熱淚不成行。

每憶師言如異世，十載門牆感悟深；  
視我如弟如驕子，衣鉢愧傳恩未報。  
展卷凄然痛欲死，老筆由來奪一峯；  
衡嶽高高不可攀，嗚乎心喪焉能已。

曾農髯生前曾多次謂張大千道：「但作上海人，不為上海鬼。」寓有晚年定當落葉歸根之意，不想竟老死滬上，臨終前猶以「未歸」為憾，曾賦詩題畫云：

自滄溪流常繞閩，手栽楊柳已成堤；  
劫餘尚有做虛在，惆悵年年歸未歸。

張大千晚年在「摩耶精舍」定居，薛慧山由海外購得曾農髯所寫的一幅對聯，託沈葦窗獻贈給張大千，聯曰：「道德涵如淵海，精神壽之鼎彝。」

張大千看見了老師的遺墨，頓時熱淚盈眶，立即囑咐護士小姐攙扶他站起來，嘴裡喃喃的說

：「那有坐着看老師墨蹟之理？」

### 四幅仕女精緻絕倫

「按樂圖」、「春燈圖」、「採蓮圖」、「讀書圖」四幅仕女畫，是張大千春秋鼎盛之期的得意傑作。抗戰勝利時在成都展出，觀者愛之若狂，惜乎標明為「非賣品」，愛好者也只有望畫興嘆的份兒了。

這四幅畫是張大千敦煌歸來後，飽受石窟壁畫線條及色彩的影響，表現得最為突出而精美的畫幅。據說是他有一次與二夫人黃凝素口角，口中喊着「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負氣出走，躲到成都一間廟宇中，花了七八天的工夫，好整以暇把一腔怒火，昇華為藝術的創作，却畫出了令人讚嘆不絕的四幅傑作，畫完成了，他的氣也消了，笑嘻嘻的抱着得意之作自動回家。

張大千最好的畫都是當作禮物送人的，這四幅畫中的「春燈圖」送給了張岳公，「按樂圖」送給了高嶺梅，另外的「採蓮圖」及「讀書圖」送給了四川博物館，至今仍被譽為是他人物畫的代表作品呢！

### 國劇藝術美的綜合

早年在上海的時候，李梅庵老師曾經問張大千有沒有聽過譚叫天的戲，張大千自忖一生不抽煙、不喝酒、更不喜歡賭博，惟一的嗜好就是迷上了聽戲，深恐受到老師「勤有功、戲無益」的教訓，不知該如何回答時，老師却說：「叫天的戲實在好，韻味十足，尤其是拖腔，一波三折，

曼妙至極，就如同我們練字，有神氣相通之處，多聽他的戲，玩味其中的奧妙，對書法會有很大幫助！」

從此他便名正言順的三天兩頭前去聽戲，美其名曰「奉旨聽戲！」事實上不止是唱腔，就連身段、服裝、道具、音樂，無一不是美的綜合，從中可以得到不少靈感，也可以印證一些繪畫的原理呢！

戰前在北平時，張大千與名伶多有來往，那時的伶人敬業好學，不少人知書達禮，能畫能寫，張大千曾經教過梅蘭芳畫畫，幫過余叔岩練字，程硯秋等均曾執經問難，當然也私下裡與他們研究過舞臺動作及唱腔；他說着實聽過不少好戲，因為人家知道他不曾唱戲，也沒有學戲的打算，不怕他偷學了他們的玩藝，因此每有新腔，便唱給他聽，還徵求他的意見呢！

在香港期間又與冬皇孟小冬結識，當他遠赴南美時，孟小冬還特地趕到機場，送給張大千一卷她自己特別為他錄製的帶子，供他在異國排遣寂寞。

回國定居以後，年輕的一輩坤伶，差不多都是「摩耶精舍」的常客，每有演出必然會看到張大千在座欣賞，尤其對於郭小莊特別欣賞，曾經為她繪製了一件荷花旗袍，並鼓勵她成立「雅音小集」。

郭小莊每個星期天一定要到「摩耶精舍」去問安，途中經過「廣東飲茶」的點心店，一定不忘記買幾樣燒賣或蝦餃，張大千時常笑着說：「就等這個來了，我才有得吃呢！」

### 梅佔上風程遜一籌

早年中國平劇界的四大名旦中，梅蘭芳排名第一，程硯秋居次，其他尚小雲、荀慧生也各擅其勝。

梅蘭芳恂恂儒雅，舉止得體，工詩詞，學書畫，造詣不弱，受到過不少名家指點，氣質自是不凡；程硯秋對書畫的品鑑力甚高，曾經別出心裁的以張大千臨摹的敦煌壁畫作底稿，不惜工本鑄了一大幅敦煌壁畫錦幕，作為他表演時的舞臺背景，古雅生動而又金碧輝煌，打亮燈光，果然氣象雍容，華貴不凡，贏得不少喝采的掌聲。

梅蘭芳每有新戲登臺，必定要請張大千去觀賞，最初是親身邀請，張大千打着哈哈說：「我的朋友很多啊！」梅蘭芳答說：「凡是八爺您的朋友，只要肯賞光，都請來捧場！」隨後也不問究竟有多少人，就派人送來一排好位置的戲票。以後每次如此，一排位置有二十來個，有時朋友們不見得有空，去的朋友零零落落，張大千覺得實在愧對梅蘭芳，便中告訴梅蘭芳說「要不了」，「不要浪費了大好的座位。」梅蘭芳却說：「沒有關係嘛！我知道你怕擠，坐寬鬆些也好嘛！」

程硯秋每有新戲演出，也照例邀請張大千前往欣賞，也同樣歡迎其朋友賞光，可是每次都要接着問明究竟要去多少位，張大千說是六位，便送來六張票子，說是七位便送來七張票子，不肯多送一張，單祇是這一點，張大千認為梅蘭芳列名四大名旦之首，確實有相當的道理。除了藝事以外，在修養、氣派各方面都勝過程硯秋一些，

所以「梅程爭勝」，梅蘭芳永遠是佔居上風，而程硯秋就要略遜一籌了。

### 君子動口小人動手

勝利以後，梅蘭芳曾經多次率團南下上海演出，有一次李秋君家裏宴客也邀了梅蘭芳，張大千自認是半個主人，入座時謙請梅蘭芳坐首席，並一再說：「您是君子，應該居首位；我是小人，謹能敬陪末座。」

梅蘭芳大為不解請教道：「八爺如此說法，必有不尋常的來由！」

張大千哈哈大笑道：「其實也平常得很，俗話不是常說『君子動口，小人動手』麼？您是『君子動口』會唱戲呀！我是『小人動手』只會畫畫兒！」

三十年後，張大千有一次和張岳公、黃季陸同席吃飯，席間擺起龍門陣來，逸趣橫生。岳公說：「我只能坐着說話，任何場合都不能站着說話。」

大家問為什麼？岳公解釋說：「四川人不能站着說話，因為『川』字立起來加一個『言』字，不就成了『訓』字了嗎？誰願意聽訓呢？」

隨後張岳公示意張大千說：「你最會擺龍門陣了，也來擺一個吧！」

張大千連忙搖手說：「不行，我是小人！」於是又把「君子動口，小人動手」的道理說了一遍。在一片哄笑聲中，黃季陸說：「從前有一個國王，喜歡把人丟出餵獅子作樂，有一天拋下一个人到獸檻中，獅子迎面撲來，那人却不慌不

忙的附在獅子耳朵上說了幾句話，獅子便掉頭走開了。國王很是奇怪，就叫那人來問，答說：『我祇不過對獅子說，如果你敢咬我，我就要對你擺起龍門陣了！』」

### 衛護師譽不遺餘力

李梅庵老師時常以「丹梅發十月，朱蘭在九臬」自勉自矢；辛亥革命的時候，他是江蘇藩臺，衙內尚有庫銀八十萬兩，一絲不動的封存起來，等待革命軍來接收，自己却携家跑到上海租界裏以賣字為生。

因為他官囊羞澀，根本沒有當富翁的條件，雖然以滿清遺老自居，也受到一般人的尊重；但是生活却過得十分清苦，連當時由十二位遺老組織的「一元會」，他也獲得免費白吃的優待。「一元會」每月初八、十八、二十八，各聚餐一次，聯歡、聊天、懷舊、議論，藉以打發暮年的落寞時光；平日李梅庵大館子上不起，天天跑到一間名叫「小有天」的小飯館裏吃喝，再不就是黃冠道服四出尋訪親友，往往為門者所拒，闔門曰：「此處不結緣！」陳任山戲贈一詩：

道道非常道，天天小有天；  
白吃一元會，黑抹兩鼻煙；  
有時訪親友，門者說無緣。

曾任偽滿洲國總理的鄭孝胥對李梅庵頗為卑視，就把「道道非常道，天天小有天」這兩句摘出來，寫成一副對聯，送給「小有天」飯館，掛在醒目的地方以招徠顧客，聯尾並加註解云：「有黃冠不速之客，日日見於小有天酒樓之中，其

人有邁世之高節，則梅庵道人是也。」

在李梅庵生計艱困之際，當時在京滬一帶大權在握的程德全，欲聘其為最高顧問，無非是憐老惜貧，讓其坐領乾俸而已；但是李梅庵却固執的寫了一封長信，婉却了程都督的美意。及其歿後，此信輾轉落到哈同手上，欲交商務印書館製版付印，遍邀滬上名流題跋，鄭孝胥題詩有句云：「乞命賤庭等兒戲，頓首成罪尤費詞。」言下之意頗不直其信函上的委婉措詞，有意加以輕視及誣蔑。張大千看見了大罵鄭孝胥不意思，不該信口開河，不但侮辱了革命潮流，更蔑視了他恩師的人格；遂緊跟着鄭孝胥的題詩後面題了一首罵人詩云：

中丞印已付泥沙，方伯逍遙海上槎；  
多少逃臣稱遺老，孤忠祇許玉梅華。

首句是說洪楊之亂時，有某中丞拋印洞庭而逝，辛亥革命時，鄭孝胥受命為湖南巡撫却不敢赴任。第二句是說辛亥革命時，樊樊山為江寧藩司，却逗留滬上每日徵歌逐色，以捧坤伶為樂。像這樣的人物，一個個都以遺老自居，其實又有那個比得上號稱「玉梅花庵」的李梅庵呢！

### 峨嵋三頂鍾靈毓秀

四川峨嵋天下秀，峨嵋三峯天下奇。「三峯」亦即千佛頂、萬佛頂及金頂，高度均在三千二百公尺以上。

「峨嵋」古稱「峨眉」，據「水經注」載：「成都西南去千里，秋日雨山遙對如峨眉。」由此可知峨嵋的得名，當出於象形了。蜀中六大名

山，首推峨嵋，次為青城，三為錦屏，四為赤甲白鹽，五為劍門，六為巫山。峨嵋自古以來，即號稱我國四大名山之一，為佛教聖地，是普賢大士的道場。

山中飛瀑流泉，層巒疊嶂，寺觀相接，幽邃靈秀，由於地勢高峻，因而氣候相差懸殊，由山麓至山頂，四季氣候俱全，蘇曼殊詩句有云：「遊人莫著單衣去，六月飛霜帶雪寒。」盛夏之際登山，到了山腰就需穿棉衣了，登臨頂峯則非着重裘不可。明代曹松送僧入蜀詩云：

師言盛夏入巴峯，雲水回頭幾萬重；  
五月峨嵋須近火，木皮嶺上祇知冬。

「峨嵋縣志」載有峨嵋十景，亦即：「洪椿曉雨、靈岩疊翠、羅峯晴雲、白水秋天、大坪霽雪、金頂祥光、聖寺晚鐘、象池夜月、雙橋清音、九老仙府。」其中之「金頂祥光」，氣象雄奇，最為引人入勝，登上金頂可以遙望「千佛頂」及「萬佛頂」，陽光燦爛時但見瑞光千道萬道，彷彿千佛萬佛一般，確實是難得一見的奇景。

峨嵋三頂平日為山勢阻碍，或雲霧繚繞，即使在天氣晴和之日，登臨一頂僅能望見其他二頂，但是張大千却在一次難得的機會裏，從空中飽覽三峯秀色；那是抗戰期間他由重慶乘民航機返回成都，在剛落地後適逢敵機來襲，飛機又連忙起飛，航向西南亂山中避難，在峨嵋山區繞行兩圈，那天天氣晴朗，峨嵋三頂歷歷在目，因此獲得了深刻的印象。

若干年後，「峨嵋三頂」的雄奇靈秀模樣，仍然深刻的縈繞在張大千的腦際。范園焱駕機來

歸時，川康渝同鄉會舉行茶會歡迎，張大千原想在簽名冊上畫一根竹子，以象徵其高風亮節，因覺畫竹太過簡單，不足以表示誠意，又想畫一株青松，但因冊頁太小，難以描繪出孤高挺拔的氣勢，因而遲疑未決；嗣後看到了張岳公的題詞是：「處黑暗無損其明，臨暴力彌勵其勇，著去待時，見機立決，岷峨靈秀，毓此菁英。」遂觸動靈機，在簽名冊上畫了一幅峨嵋三頂，並題詞云：「岷峨靈秀，毓此菁英。謹以岳公鄉長語寫峨嵋三頂，以為范園焱義士留念。」

那次茶會的籌備人是羅才榮，張大千對他說：「同鄉是家人，不要對范園焱多說客氣頌揚的話，他已經在其他場所聽得够多了。」張大千認為過多的恭維頌揚，反而使人難以消受。張獻忠據有蜀地時，曾經開科取士並招狀元為駙馬，有一位大臣大加頌揚，獲賞二十兩銀子；第二天又照舊頌揚一番，再獲賞十兩銀子；第三天再一成不變的頌揚時，張獻忠這個殺人不眨眼的魔王就大感不耐了，遂命人把他拖出去殺了。

### 賣毛筆的柳州受窘

桂林是廣西第一名城，枕山帶江，獨得山水之勝，城內城外，奇山峭巒，古洞幽澗，因有「桂林山水甲天下」之稱，雖然是一山城，却兼有江城的風光，山多拔地而起，孤標秀挺，水則清澈見底，沁人心脾。

抗戰初期，張大千由故都北平輾轉回到了四川，正在進退失據，百無聊賴之時，適逢黃旭初由桂林來函，邀他前往一遊，於是張大千與致勃

勃的暢遊了桂林的山光水色，又在李任潮的陪同下轉往陽明遊覽。

「桂林山水甲天下」的確是名不虛傳，但「陽朔山水甲桂林」也毋庸置疑。陽朔的山水以多勝、以奇勝、以秀勝；翠巖青林，風韻娟美，如筍出地，各不相倚，千姿百態，形狀怪異，萬態畢陳，令人應接不暇。山勢巉峭，山石玲瓏，山色青翠，山峯奇偉，而水木清翠，水聲清越，風帆點點，清流處處，真如置身圖畫之中。唐代詩人沈彬曾有詩云：

陶潛彭澤五株柳，潘岳河陽一縣花；  
兩處爭如陽朔好，碧蓮峯裏住人家。

雖然世人把陽朔風光形容得像朵花似的，甚至廣西省政府還打算在陽朔山明水秀的地方，撥一塊土地送給張大千；然而張大千在內心裏却十分欣賞那裏的靈山秀水。他總覺得廣西的山勢太薄了一些，缺乏磅礴之氣，一座一座像竹筍、像旗桿、像鳥獸、像亭臺各自孤立，不相統屬，無法連成一氣，因之雖然青翠，但沒有參天巨木，也沒有礦產蘊藏，整個說來還是貧瘠不堪的。

陪同張大千遊覽的李任潮告訴他說：「陽朔縣城的山水，有點像是女性的生理器官，特別是縣衙門面對的那座山，兩片丘陵，一脈叢樹，還有一條細小的瀑布，民間歷史流傳，陽朔城內風化不佳，與這座山頗有關係；不知是那位縣太爺忽發奇想，爲了移風易俗，命人把小瀑布的水源堵塞了。詎料如此以來，陽朔城內的婦女們突然感到身體不適，腹部脹痛，排泄困難；萬不得已，趕緊把堵塞的地方挖開，一切才又回復正常。」

遊罷陽朔，正在柳州逆旅候車返渝期間，引起了當地治安人員的懷疑，詢問張大千說：「你先生形貌奇特，行動迥異常人，究竟是幹什麼的？」張大千答說：「我是賣筆的！」在對方要求看看貨色之下，隨行的楊宛君夫人捧出了一大把畫筆，對方訝異道：「這些都是舊筆嘛！舊筆怎能賣錢？」

張大千哈哈大笑說：「正因為是舊筆，所以才肯賣錢，如果支支都是新的就賣不到錢了！」接着又解釋說：「我是你們黃主席請來的客人。」並拿出黃旭初邀他前來遊覽的函件以資證明，對方連忙打躬作揖的連說：「對不起！打擾了！」遂不再懷疑的離去了。

### 敦煌歸來沿途盤查

敦煌石窟兩年六個月的面壁，由於有人蓄意中傷，說是張大千在敦煌石窟破壞壁畫，盜竊國寶，因此有關單位便電知沿途關卡，務必要在張大千回程時仔細檢查。張大千十分明瞭檢查人員的苦衷，更因為抗戰期間保衛防務的重要，尤其是更爲了證明自身的清白，不但十分合作的接受五十次以上的檢查，而且還頗爲佩服檢查人員的負責盡職呢！

一張一張臨摩的壁畫上，都貼上「檢查訖」的字條，一件件的行李都經過一再的翻動，有一處檢查站的負責人對他說：「張先生，你在敦煌辛苦了幾年，我們要一張一張的仔細觀賞。」這「觀賞」二字使張大千聽了十分窩心。

還有一處檢查站，說是「張大千的車隊已奉上级命令，免于檢查放行。」只聞其聲未見其人；幾年以後，張大千還念念不忘的說：「如果能夠連絡得上，我一定要用心的畫一張畫送給他。」

另有一處檢查站就沒有那麼禮遇了，張大千拿出了何應欽部長發給他的「已通知檢查單位轉知沿途關卡放行」電報，及軍政部的「通行證」。檢查人員看了看說：「上面不是明明寫着『持此證者，應着制服』麼？你爲什麼不穿制服，你是幹什麼的？」

張大千幽默的回答：「我是幹先生的，上面不是也寫着發給張大千先生的嗎？幹先生的想來是不必着制服的啊！」

抗戰期間，爲了肅奸防諜，管制與檢查在所難免，就連于右任從西北巡察返回重慶途中，照樣接受關卡的檢查，因此張大千也就心安理得的非常諒解了。

### 巴黎畫展進軍西方

張大千開過無數次的畫展，每次都是委託他人處理一切，頂多不過是在揭幕之前到場，看一看佈置得是否妥當；在正式展覽期間，他都是躲得遠遠的，彷彿是「醜媳婦怕見公婆」似的，不敢與參觀者照面。惟獨第一次在巴黎羅浮宮舉行畫展時，他不但親臨剪綵，而且還留在現場與絡繹不絕的參觀羣衆頻頻的打招呼呢！

民國四十五年六月是張大千進軍西方畫壇的起步，巴黎羅浮博物館館長薩爾，特別在東西兩

廊安排了東西兩大畫家同時舉行畫展，西廊是馬帶斯的遺作展，東廊便是張大千的近代展。

要進軍西方畫壇必須要通過巴黎這一關，因此張大千小心翼翼地以戰士臨陣的心情，一定要贏得這一場戰爭的勝利；精選了三十幅得意之作，一律標上「非賣品」，展出時即造成極大的轟動。有些人一看再看而不忍離去，有些人想據為己有，格於「非賣品」的標識，也只有望畫興嘆了。

一個畫展的作品如果一律標上「非賣品」的字樣，意思就是說祇是拿上乘的作品，讓你們大家瞧瞧，想要據為己有免談！這是一種硬裏子作風，往往能把參觀者唬得一楞一楞的。但是張大千却不是平白的自抬身價，而是要保持東方藝術

家的尊嚴；再者，是否能被西方人欣賞和接受，還在未定之天，當然也就不好冒然的標價了。

事實上他這次展出的作品是頗有可觀的。一幅「秋海棠」，就曾受到「國際繪畫協會」推選為全球最偉大的畫家；另外像是以潑墨畫法完成的「山園驟雨」，就是他僑居巴西「八德園」時，改變畫風的不朽傑作呢！

這三十幅畫後來都成了徐受波夫人的私蓄；張大千經常對朋友們說：「這恐怕是我身後唯一留給她的遺產了！」每次徐受波夫人含羞帶嗔的回他一句：「你不要亂說啊！」

再說張大千為什麼每次畫展，都要遠遠的躲開而不敢在場呢？原因有三項，他稱之謂「畫展三怕」云：

第一、每一幅畫都標明價錢，使他有「掛起來賣」的蹩扭感覺，自己在場招待實在有拉生意之嫌，與擺地攤吆喝、賣膏藥的練把式又有什麼兩樣，身為衣冠中人，何忍出此「下策」。

第二、參觀者如果佳評如潮，一個勁的恭維，自己會覺得心跳臉紅，而且還要陪盡笑臉同人周旋，並答謝人家的好意，這不把人累得半死才怪。

第三、倘若有人家看得不滿意，而作畫本人又在場的話，當然不好意思罵出來，這樣憋久了是會生病的。為了體恤人家，所以他儘量避開，讓人家看着不滿意，便可以痛痛快快的高聲開罵，豈不大佳！

(未完待續)

# 萬墨林著 滬上往事

第一、二、三、四冊出版  
合售新台幣貳百捌拾元

江蘇耆宿、前上海米業、雜糧公會理事長、農會理事長萬墨林，出身寒素，閱歷閱富，自少年時期即為滬上聞人杜月笙之親信總管，黃浦灘上光怪陸離波譎詭祕的奇聞異事，萬氏莫不親身經歷，耳聞目覩。抗戰八年期間，尤曾在上海從事抗日地下工作，驚險場面，敵偽內幕，歷歷如數家珍，又復兩度被捕入獄，飽受酷刑。七十歲以後為中外雜誌撰「滬上往事」，毫無保留的將政壇祕笈，當代奇聞和盤托出，極獲中外讀者重視。現已將第一、二、三、四冊全部出版，欲購從速，俾免向隅，每冊柒拾元合售貳百捌拾元請寄郵票或將書款交郵政劃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立即寄書。